

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选读丛书

陈 铨

天 问



86
I247.5
1878

天問

陈 铨



B235396

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选读丛书·江苏文艺出版社

天 问

陈 铨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125 插页 1 字数 174,400

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300 册

书号: 10141·1105 定价: 1.25 元

责任编辑 顾关荣

内 容 提 要

四川省富顺县某药店的学徒林云章爱上了老板的女儿张慧林。但是，由于门第不称，年轻美丽的张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，以后嫁给了表兄陈鹏运。林云章后来离开药店到军阀部队当兵，由于他的机智聪颖和干练，在短短几年里即被升任为旅长，并带兵回到富顺驻防。他利用获得的权势，暗中买通了部下何三将鹏运杀害了。为了杀人灭口，当他达到目的后又把何三处死。另一方面，他对张慧林百般献殷勤，并隆重地殡葬了陈鹏运。蒙在鼓中的张慧林对此感恩戴德，不久终于改嫁给踌躇满志的云章。谁知好景不长，林云章随着他上司的垮台也失去了权势。他的阴谋也被无情地揭露了。虽然，慧林在临终前原谅了他的过失，但云章在财势和爱情的总崩溃下也不得不举剑自刎了。

那时正是三伏天气，虽然是过了九点钟，却并没有退半点凉。天空中的月亮在浮云里或隐或现，移时只看见满天的白鲑鱼斑，不用说谁也知道明天又是大太阳了。四周布满了热气，没有一点儿风，桌子板凳，都抚摩着烫人。街上的商店都把一块块门板接连地关上，只剩下两扇大门开着。店子里好些人都搬凳子到檐口来坐着乘凉。扇子不住地挥动，汗珠仍然不断地出来。谁都说今年的天气真是热，再不下雨，恐怕真要热死人了。

天气虽然热，在别人或者还可以勉强过得去，在谦祥吉的张老板却真是十二万分受不了，因为照例胖子们都怕热，张老板凑巧又是富顺县城里的第一胖子！

吃完晚饭以后，满身大汗，他就赶快洗了一个澡，却是衣服还没有穿完，他周身又通通湿透了。他把竹椅子摆在阶沿边，满满地坐下，拿一把大蒲扇，不断地扇，口里啣着三尺多长的叶子烟竿，有时他望着檐前的雨板出神，让口里的烟子自由地从嘴里飘出。有时他把嘴一圆，轻轻用气一吹，烟从鼻孔里闻出来了，有时他面前的烟子太多，遮着他的视线，他把扇子用力地摇几下，霎时间就烟消云散了。在这种时候，张老板口里最喜欢吟哦他最得意的天下第一对联：“摇扇吃烟，风云聚会”，不过念到下联“拉尿打屁；雷雨齐摧”，他又觉得不十分切题了。

忽然张老板回头，一眼看见他的学徒林云章正在柜台边低头打盹，他立时心头火起，身子一动，竹椅子不住擦擦地响。把脚放进两只拖鞋，立起身来，走到柜台边，隔柜台把叶子烟斗在云章头上一敲，云章立刻抱头大叫起来。

“好的！你一天到晚只知道睡觉，是不是？你晚上躺了整晚上的尸，还不够，是不是？你以为老子招学徒只是招来吃饭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——我”云章两手抱住头，痛得答不出话来。

“你——你什么？你应该睡觉，是不是？妈的！好东西！万一有主顾来，看见你在柜台边睡觉，还象什么样子？你这个混帐东西！你安心丢尽我的脸，是不是？我张有成开了二十六年的药店，从没有遇着过你这样的学徒！又好吃，又懒做；现在更妙，会在柜台边睡觉了！”

张老板越说越气，顺手又打云章两烟竿；云章好象杀猪般的叫起来。

“你这种混帐东西！不打你你老记不着。依得我的脾气，非把你打死不可！”

张老板说着又要去打，这次云章却从柜台里二趟跑出来。张老板一下打了一个空，再回头，云章却逃那边屋角去了。张老板两下追他不上，登时气喘吁吁；汗流浹背，他虽然生气，却是也没有气力再打了。

他一面骂，一面扇，足足闹了半点多钟。他忽然回头看见桌上大钟，已经十一点过了。云章仍然把手不住地摸他的头，此时肿起了一个大包。

“今天没有工夫再同你讲了。——老在那里站着做什么？赶快把灯笼点起，去接你师母师妹回来。”

云章本来头上的包痛得很厉害，张老板这样一讲，他一点也不觉得痛了。他连忙把灯笼点起，又把围腰布取下，提起灯笼就预备走。

“你把雨伞也带去罢。”张老板说道。

“这样热的天气，带什么雨伞？难道还会下雨吗？”云章反对道。

“你这个东西讲话，怎么老是这样拗性？你怎么知道不下雨？你是神仙，是不是？万一下雨怎么办？你想她们把新衣服都淋湿了回来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不相信这样天气会下雨。就是下雨，难道陈太太不会留她们歇吗？”云章仍然固执地说，说完后他又觉得他不应该再同张老板闹嘴了。

“你——你安心同我闹，是不是？”张老板气极了，拿着烟竿又要打起来。云章连忙躲开，他觉得他头上的包又有点痛了。

“好，好，带去，带去。我始终不相信这样的天气会下雨！”云章一面进屋子拿雨伞一面说，他说到后边一句话，声音低一点，张老板没有听得很清楚。

“你又在说什么呢？”张老板问道。

“没有说什么。”

“你这个东西，一辈子也是这样牛一般拗性。我看除非把你的‘反骨’去了，不然简直没有希望！”

张老板只管在骂，云章早已跑进屋了。停一会，他抱了三把雨伞出来。拿起灯笼，又预备要走。

“你叫师母师妹马上回来。”

“假如陈太太留她们闹房呢？”

“闹什么房？我活了五十多岁，从来没有闹过别人的房，我最恨别人闹房！闹房是天地间顶坏的习惯！你看去年张三公讨孙媳妇，就是因为闹房，后来弄得两家打官司，究竟谁假扮新郎去占了便宜，谁也不知道，这就是闹房？”

“那里个个都象他们那个样子？”云章不知不觉又顺口反对一句。

“你这个东西，只知道顶撞我；是不是？”

“我没有顶撞你！”

“赶快滚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叫她们马上回来，如果她们要闹房，你说我说的不准她们闹房，叫她们马上回来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马上回来，听清楚没有？”

“听清楚了。”

云章急忙走出门去，到街上深深呼了一口气。他虽然挨了一顿打，受了一顿骂，不过他居然有了去接师妹回来的差使了。他想着师妹窈窕的形状，红嫩的嘴唇，醉人的眼睛，娇羞的脸面，不知不觉地满心快活起来，把一肚子的气都放归无何有之乡了。他恨不立应时就到陈太太家里去，把师妹叫出来，殷勤地伺候她，提着灯笼照着她走，间或回头望望她。可惜有师母跟在一块儿，不然我更可以同她亲亲热热地谈了。不过这也不要紧，反正今晚小心一点，殷勤一点，至少下次她一定对我喜欢一点。只要我的心一天不死，张慧林不愁不到我的手来。

“现在更好了，她表兄陈鹏运又结婚了，慧林对他的念头当然只好断绝了。今晚上慧林看见他结婚，心里一定很生气，我以后慢慢用功夫，不愁她不会对我好。可惜我只是一个学

徒。——不过学徒又怎么？学徒不是个人吗？一个人只要心不死，天下没有办不了的事情！”

他一路盘算，脚步象飞一般地前行。有几次他想跑了，但是他恐怕街上人觉得奇怪，他还是只好快步地走。

二

云章到谦祥吉来当学徒，已经四年半了。

他本来是离富顺县城二十五里狮子滩的人。他父亲是一个乡下的农人，起初替别人当“长年”，帮了十五六年，积了百多串钱，又幸亏他的主人王三公见他老实一心想提拔他，把牛王山边的几块田地租给他耕种。再过两年，他又讨了老婆，两夫妇勤勤恳恳地工作，家境渐渐宽裕起来。再一年又生了云章，两夫妇欢天喜地把他好生抚养。乡村的人都说他们两夫妇的运气好，这都是因为他们为人忠实的缘故。

云章还不到四岁，他父亲一夜冒了大风雨回家，第二天遍体发热，第三天就呜呼哀哉了！

那时云章还小，不知道什么事情，看见母亲哭，他也随着哭，他看见他父亲直挺挺地睡在一块板上，他走上前去，用小手想推醒他，母亲却把他抱开了。

乡村里有一两位相好来帮帮忙，买了一副棺木，请道士开了灵，就抬出去安葬。云章始终还是莫名其妙，不过从此以后，他再也看不见爹爹了。

牛王山的田地，只好让别人来耕种，从王三公那里把“稳手”退出来，还有一百多串钱。母子两人由乡村搬到场上，母

亲在门前摆一个糕饼摊，整天地织麻纺线，替大富人家作一些针指来过活。

云章从小就很聪明，说话活象大人一样，乡里的人都说他将来有出息，他也自负不凡。每当他同邻居的小儿一块玩的时候他总是当老大哥，其余的个个都要听从他的命令，要是不听他马上就打。有一次把旁的一个小孩明儿的鼻子打破了，流了许多的血，明儿的母亲赶上门来，害得他母亲赔了许多的不是，才算罢休。却是明儿的母亲刚走到半路，云章却追上来扔了她两石头，向她破口大骂，要不是他母亲来把他叫回去，他更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？

“云章，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淘气？为什么又要去打人？”他母亲责备他道。

“明儿不听我的命令，我当然应该打他。”云章理直气壮地回答。

“你为什么这样不懂事？你也是一个小孩，他也是一个小孩，他为什么要听你的命令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们推我作队长，明儿是我的小兵，我发命令他不听！”

“好了！好了！你老是这样拗性。同你说你也不懂，以后再也不准去打人了。”

“当队长不打人，怎么行？”

“那么，队长也不要当了。云章，你听说一点。自从你父亲死后，你母亲倚靠的只有你一个人了。你要是不争气，我将来还靠谁！可怜你父亲苦了一辈子……”云章的母亲说到这里，哽咽流泪了。

“妈妈，不要哭，我以后听你的话好了。”云章安慰他母亲

道。

“你现在年龄还小，你怎么知道妈妈心里的苦处？我要是不为着你，当你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我早已经不想活了。就是因为你，我才有点希望。有好多次，别人都劝我不要苦守，但是我看见你，我想着你的父亲，我越是不想改嫁了。可怜你父亲苦了一辈子，一点福也没有享着，要是他的后人再不成材，你想——你想——”母亲说到这里，又哭起来。

母亲一颗颗的泪珠，滴在云章的额前。云章把两手紧紧抱着母亲的腰，抬起头望着她。他刚愎的心，此时被母亲的热泪溶化，他满心里都感觉凄凉，他把头俯在母亲的胸怀，心酸流泪了。

从此以后，云章居然听母亲的话，不同旁的小孩闹了。第二年，他进了小学。他资质聪明，国文、数学、运动样样都比别人好，每学期考试，他总是第一，校长先生们都十分称赞他。他母亲见旁人夸奖他，也高兴极了。有时放学回家，母亲把他高高地抱起来，热烈地吻他。两眼里不知不觉地流泪！

小学四年毕业之后，云章十一岁了。继续进了本场上的高小。高小第二年学校里请了一位拳教师，到学堂课外教学生练练中国武术，云章更学会舞剑，从此以后，他常不离它。有两次开游艺会，他还出去舞剑，旁人都说他舞得好。

云章年龄越大，对于他自己的身世也越明瞭得清楚。他知道他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小孩，他不能不艰苦卓绝地奋斗。他知道他母亲唯一的希望就是他，所以他读书更十分努力。由教科书里，他读了好些名人的轶事，他知道贫穷人家的子女也有能够上进的。他心胸中常常充满了志气，他觉得天地间

没有困难的事情。

他现在也不同旁的小孩胡闹了，他专心致志地读书。课余的时候，他除掉舞剑以外，他很喜欢打鸟枪，差不多每星期六、星期日下午都要去打。云章打枪的本事，几乎是天生就的，无论飞的、跑的鸟兽，他一举枪，就可以打下来。同学们都佩服他，喜欢约他一块儿打猎。

十三岁他读《三国演义》了。刘皇叔以织席小儿，居然能够得三分天下的身世，给他不少的鼓励。他对《三国演义》里面人物的批评，也与许多人不同。如象他说刘皇叔是一个惯用手段的奸雄，关云长不过一个愚鲁的武夫，他最喜欢最崇拜的人物，却是举世痛骂的曹孟德！

十四岁的时候，他在高小毕业了。正在进行毕业礼的前一天，他因为当级长，所以在学校忙着筹备一切，忽然他邻人来告诉他，他母亲病了。他连忙跑回去，母亲睡在床上，已经不能讲话了。他伏在母亲身上，哭着叫她，母亲睁开眼看了他一眼，只说出“你要争气……当好人，”几个字，立刻就气绝身亡。

从此以后，云章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了！

他现在还有什么？父亲，父亲早就死了！母亲，母亲现在又去世了！亲戚，他就没有什么亲戚；只有一个舅父，得了多年的疯瘫，一步也不能行动，现在已经进孤老院了。家业，把一切通通卖掉也不过七八十串钱，除安葬母亲之外，剩下的也寥寥无几了。

从前他努力读书，努力上进，是想安慰母亲，现在母亲去世了，他去安慰谁？

正在这个时候，富顺城里药店谦祥吉正差一个学徒，他

高小的校长同张老板认识，就把云章介绍去。

云章精神上所受的打击，没有比这一次更大的了。他是一位极有志气的青年，从小就自负不凡，同学师长无一人不尊重他。现在许多他看不起的同学一个个都进中学，他却来当学徒。这不啻说，他一生的雄心，就从此永远消灭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不觉放声痛哭起来。

第一天他进店的时候，看见张老板挺起肚子那个样子，他吓了一跳，晚饭他刚吃半碗就放下碗了。一夜晚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总睡不着，整整哭了一晚。第二天张老板把他大骂一顿，教训了他许多的话。他不敢讲什么，只好一样样地去工作。

当天下午，张老板叫他截甘草，他从来没有截过，用刀也用不灵，脑筋又不断地想旁的事，不小心一刀把手指截住了。张老板走来，又把他大骂一顿。后来看见他血流不止，叫他进去叫师母把刀口药替他搽上。他跑进里边天井，叫师母，房间里却走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来。对他讲道：

“母亲到隔壁张二嫂那里去了。你找她做什么？——呵！你手指为什么流血？截着了吗？等一等。”

她一趟跑进房去，一会拿了一个药瓶，一块布，一些线。叫云章在天井旁的矮凳上坐着，她移一张凳子挨近他，把药搽上，再把布替他裹好。

“还痛不痛？”她问道。

“不痛了。谢谢你，师妹！”

人们在悲哀孤独的时候，能够得着一点同情，已经令人感激了，何况是青年女郎的同情？云章自从那一天以后，对慧林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情了。

以后这四年半的生活，眼睛所看到的只是陈皮、白芍、毛硝、大黄，耳朵里听见的只是张老板咒骂的声音，身上所领受的只是足尖拳头烟斗。旁的店子的学徒三年就满师，可以领薪水了，张老板店里却是要五年。有好几次，云章气不过逃走，但他始终舍不得慧林。慧林一天天地长大，比从前一天天地美丽了。他同慧林同住了四年多，彼此也很相熟了。

然而相熟又有什么？他始终是一个学徒！

三

云章提着灯笼，拿着雨伞，由西门，走到试院街，转过马神庙，经过读易洞，这一节是背街，没有什么行人，可是离西湖旁陈太太家里，已经不远了。

“云章，云章，你到那里去？”忽然读易洞门口有声音在叫他。

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何三。何三是本县一位著名赌帮上的朋友。家业赌得精光，现在仍然在赌博上混饭吃。云章所结交的朋友，却只有何三一人。

“哦，原来是何三！我真想不到你在这儿。”云章说道。

“我老远就看见你提的灯笼，就知道是你了。”何三笑道。

“怎么样？这几天赌运亨通罢？”云章道。

何三摇头叹气道：“不用说了罢！前些天捉着一个毛子，烫得真痛快。打了十二圈牌，敲了他五十多块钱。第二天，他娘的，约来了一位排长，约老子们再打四圈，咱们又敲了他们三十多块。看看到最末一牌了，我吃了两列的青一色，我

搔耳朵递一个手势，李二毛马上打一块二万出来，把炮点了。他娘的，李二毛这个傻蛋，放了炮半天不混牌，结果排长生疑心，去查他的牌，说我们烫他。龟儿子，真不客气，一顿拳头脚尖，把钱通通抢回去，连前晚五十多块也拿回去了。打完后，抽出刺刀来，要我们替他赔罪。他妈的，老子们赌场上混了十多年，这才是第一次向人赔罪！要是老子们那天手里有家伙，怕不同那王八拚个你死我活，跟他一个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但是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只好暂时忍一忍气了。”

“真倒楣，你为什么要去惹着‘二尺五’呢！他们整天敲别人竹杠，你却想去敲他们，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？”

“二尺五，二尺五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同老子们一样的人？去年我们赌场上的李青山，输昏了，去滚上军队，打了两次仗，现在当营长了。讨了三个姨太太，赚了七八千块钱。”

“哦，原来李青山也当起营长来了吗？”

“对了，你想李青山是个什么东西；他老婆干过什么事情？杂种东西！但一上了军队，立刻就八面威风了。老子们现在还没有想横，有一天真走投无路了，也得提起脑袋去要一场。营长团长，不是人当的，小老婆不是人讨的吗？他妈的，我真有点赌得不耐烦了。”

“我现在学生意也学得讨厌了！今天晚上无缘无故，又受了张老板一顿气，我要不是为他的女儿，我早已逃之夭夭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张慧林现在对你怎么样了？你真好耐性，要是我，早已经不干了。”

“何三，你不知道我对慧林的心。她虽然没有十分地对我

好。总算很不错。我始终是一个学徒，家里一个钱也没有，她当然不能倾心于我。我很原谅她，却是我始终不能离开她，一离开她，我简直不能生活了。”

“难道你接近她，又占着什么便宜吗？反正是没有希望，到不如痛痛快快丢开，去轰轰烈烈地干一场。只要你有了势力，有了钱，还怕没有美人吗？”

“你简直不懂得我的心，你更不知道慧林的好处，不然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受一切的苦痛，都不想离开她了。”

“那么你就痛痛快快地向她要求，只要她答应，木已成舟，怕她父亲不要你不成？”

“你怎么这样讲？我那样爱慧林，怎么敢随便胡闹？万一闹出事情来，岂不损害她的名誉吗？”

“够了，够了，象你这样，一辈子也是痛苦，永远翻不了身。自古道‘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’，手段不辣一点，你要望成功吗？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你以为我作不出来吗？不过慧林对我太好了，我又是真心爱她，不然，凭着我的本事手段，不愁干不出几件惊人的事情来。”

“我当然相信你的本事，不过你这件事体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结子，——并且你知不知道慧林同她的表兄陈鹏运还拉得紧呢？”

“陈鹏运同她从小一块儿长大，我当然知道他们彼此感情很好，不过陈鹏运现在结婚了，他对慧林当然不能再有什么留恋了。”

“陈鹏运现在是结婚，难道一年前他不是订婚吗？订婚以后，对慧林为什么仍然不错呢？王妈曾经对我说，他们表兄

妹真好得很，慧林到他家里总是要到鹏运书房去找他谈天，他们两人简直分不开似的。王妈昨天才对我说，前三天他们两人在书房谈天，王妈端茶进去，看见他们两人都在哭呢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要不信，你问王妈去好了。”

“好罢，时间不早了，改天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云章同何三分手以后，心里不断地盘算起来。

他早就知道陈鹏运同慧林感情好，不过他还没有想到他们会好到这般地步。他们为什么要在书房里哭呢？这真是奇怪！难道看见鹏运要结婚，慧林心里难过吗？他们感情那样好，慧林心里难过，当然没有什么奇怪，不过慧林竟至于当面对他哭，可见得他们彼此已经爱到了很高的程度，什么随便讲，什么感情都不隐藏了。

他想到这里，他满心里都是嫉妒，愤怒，恨不得把陈鹏运立刻几刀杀死！

他还觉得没有完全绝望的，就是鹏运始终是已经结婚了。慧林是聪明的人，当然看得清楚，知道是一定没有希望。并且慧林品格高尚，以后对已经结婚的鹏运，决不会有什么不稳重的举动来。

他尤其觉得没有绝望的，就是慧林对他确乎有相当的感情。四年多朝夕相处，彼此差不多如同兄妹一样。云章素来就有志气，虽然学生意，白天没有多少工夫，不过晚上他还是努力地读书。他天资过人，四年多的工夫，他读了许多的书籍。慧林进中学以后，功课上有什么疑难，有时还请教他。许多教员讲两三点钟讲不清楚的东西，云章只要几句话，慧